02.08.2024

格季米纳斯•塔兰达(Gedeminas Taranda)：«没有失败，有有趣的情况»

俄罗斯帝国芭蕾舞团是由俄罗斯着名舞蹈家和戏剧制作人格季米纳斯•塔兰达(Gedeminas Taranda)于1994年创作的。在接受大莫斯科 采访时，大师谈到了他艰难的成功之路，关于教师和合作伙伴，以及与伟大的俄罗斯艺术家的难忘会面。

毕竟，您来自一个军人家庭，您的父亲列奥纳斯•塔兰达**(Leonas Taranda)**，出生于立陶宛，是苏联军队的军官**...**

我会告诉你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当时住在加里宁格勒。我父亲是坦克部队情报营的负责人。有一天，我，一个五岁的孩子，站在队伍中，看着我的父亲教士兵躺在坦克下面，然后从坦克下面出来扔一枚训练手榴弹。军人都是小男孩，他们爬到铁轨下面有点吓人。突然，父亲命令：«塔兰达，出格！» 他拉着我的手，我们躺在一辆经过我们的坦克下面，之后我们站起来扔了一枚手榴弹。这对我来说是个游戏！但是在我们之后，年轻的士兵勇敢地按照指挥官的命令躺在坦克下面。这已经重复了不止一次。但是，当我的母亲看到这一点时，她抓住一根棍子，在阅兵场周围追逐我的父亲，说着：«过来！» 我父亲已经是船长了。我记得他跑着喊：«加利亚，来你的感官！士兵们在看着，我是指挥官！» «我带你去见指挥官!» 妈妈威胁说。尽管如此，士兵们还是爱他们的父亲。而且，显然，我得到了他对他们的态度。现在我明白，一个下属应该，首先，尊重你，而不是害怕。当我自己成为«芭蕾舞团的指挥»官时，我经常记得我父亲的教训。

您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孩子，你的希腊罗马摔跤教练，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巴季谢夫**(Alexander Ivanovich Batishchev)**，教你最重要的事情–跌倒和起床。在生活中派上用场了吗?

斗争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无论你如何跌倒，你的任务是起床！你会再次被扔到地上，你必须重新站起来，继续战斗。我最喜欢的教练向像我这样的人灌输了«胜利者的坚韧»，加强了幼稚的角色。我在1993年被莫斯科大剧院解雇是一个真正的堕落，之后很难起床。到1991年，莫斯科大剧院出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那里几乎没有严格的权力垂直。虽然一切都是由杰出的编舞家尤里·尼科莱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 (Yuri Nikolaevich Grigorovich) 执

导的，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从剧院解雇了一整批退休明星，包括马里斯·利耶帕(Maris Liepa)，弗拉季米尔·瓦西利耶夫(Vladimir Vasiliev)，叶卡捷琳娜·玛克西莫娃(Ekaterina Maksimova)，迈娅·普莉谢茨卡娅(Maya Plisetskaya)。他们被所谓的"年轻芭蕾舞团"所取代，这是尤里·尼科莱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 (Yuri Nikolaevich Grigorovich)光顾的。



您已经认真地从事芭蕾舞团的制作了吗?

是的，我带着莫斯科大剧院去了澳大利亚，德国，希腊。许多艺术官员对此感到非常恼火：《是谁干这样的？啊，格季米纳斯·塔兰达(Gedeminas Taranda)做到了！但他不被允许旅行，现在他正在旅行，甚至，你知道，他正在剧院夺取权力！》我没有捕捉到任何东西，我只是提出了在国外推广俄罗斯艺术的新方法。此外，我还让艺术家有机会赚钱养活家人。

当剧院的所有者尤里·尼科莱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 (Yuri Nikolaevich Grigorovich)突然产生兴趣时，那一刻到来了：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谁敢组织外国之旅。《格季米纳斯·塔兰达(Gedeminas Taranda)为什么要这样做！》编舞者愤愤不平。我想马上预订：在我的创作生涯开始时，尤里·尼科莱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 (Yuri Nikolaevich Grigorovich)给了我通往莫斯科大剧院舞台的道路。在莫斯科学术舞蹈学校的期末考试结束后，我收到了尤里*尼古拉耶维奇的邀请。他说：《就是这样，我要带走这家伙！》然后，我曾在他的传奇表演《黄金时代》，《雷蒙德》，和其他许多人，那里的主人委托我的主要角色。

1993年，我们去了伦敦。我们和尤里·尼科莱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 (Yuri Nikolaevich Grigorovich) 坐在一起，他说：《格季米纳斯 (Gedeminas)，我们将如何工作？》我回答了：《我随时准备在你的团队工作。但您知道我现在在制作。我可以在国外安排莫斯科大剧院的任何演出》。最后，格里戈罗维奇 (Grigorovich)告诉：《格季米纳斯 (Gedeminas)，你只是一个艺术家，我们正在进一步与你合作。如果你继续以同样的方式一把剧院来回，我们将不得不与你分手。所以，想一想吧》。我拒绝遵守，很快就被解雇了丑闻。

然后你被宣布几乎是一个破坏者，试图破坏首映!

说得客气一点，我被无情地，刻薄地对待。那天晚上有一个《海盗》芭蕾舞团，在那里我应该跳舞的主角，虽然，请注意，我已经失去了剧院管理的青睐。我一走进更衣室，换好衣服，剧团的团长就打电话给我说：《塔兰达(Taranda)，你今天不跳舞了！你再也不跳舞了，你被解雇了！》而这只是首映前，字面上在一天！我完全被击倒了，被解除了武装。突然，我记得，一些如此冒险的东西在里面点击：我只设法告诉我的兄弟，他站在我旁边：《我走了。掩护你！》我走进大厅。观众感到困惑，因为节目说：塔兰达在跳舞。穿着平民服的塔兰达在舞台上。售票员举起双手，放下双手... 我对听众说：《亲爱的朋友们，我想说的是，官员统治莫斯科大剧院，我们，艺术家，就像我们一样，并为他们保留一什么都没有！我感谢所有的消防队员，所有的化妆师，管弦乐队，指挥，引座员这些年来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精彩的表演。当然，我感谢你们，观众，因为如果不是你们，我们的剧院原则上就不存在了。所以我向你们低头，告别！》

大厅里有死一般的寂静吗?

相反，一个可怕的声音出现了，喊道：《他说什么？！邀请管理人员！》保安被召唤并要求：《带出塔兰达(Taranda)吧！》警卫很了解我,拒绝使用武力。演出随后延迟了20-30分钟...

但你自己也想要一个丑闻，是吗?

不是，这是对艺术家不尊重态度的情绪反应。顺便说一下，政府将我的行动解释为直接呼吁叛乱。(笑着)。

我说了我想说的一切，独自离开了莫斯科大剧院。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当我来到演出时，管理人员走过来问：《格季米纳斯 (Gedeminas)，这次你不打算扔掉任何东西吗？》

现在，当然，没有这样的事情，时间已经过去了。在我被解雇一年后，尤里·尼科莱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 (Yuri Nikolaevich Grigorovich)带着丑闻离开了剧院。最后，他说：《我不会越过莫斯科大剧院的门槛！》支持他的剧团的一部分上演了剧院历史上的第一次罢工-艺术家们走上舞台，向观众宣布《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表演被取消以示抗议!



尤里·尼科莱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 **(Yuri Nikolaevich Grigorovich)**离开后，您不想回到莫斯科大剧院的。为什么**?**

工会对我说：«格季米纳斯 (Gedeminas)，我们现在将通过法院恢复你，你有文凭，功绩，你必须回到大的！» 然后我已经开了自己的剧院-俄罗斯帝国芭蕾舞团。在第一次首映之前，我聚集了艺术家，我对他们说：«我们去征服世界！»

这是真的，从小你梦想做民间舞蹈，而不是芭蕾?

我的父母离婚了，我和母亲搬到了她的家乡沃罗涅日。她在当地一家歌剧院找到了一份会计的工作。我经常来到她的工作地点，看歌剧，歌剧，芭蕾舞剧。但我绝对不喜欢芭蕾舞：男孩们穿着长袜在舞台上跑来跑去！歌剧也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我真的很喜欢轻歌剧。

我去摔跤，院子里的人做了编舞，可以免费看电影。我不得不从我的祖母或母亲那里乞求25戈比，以便在晚上和他们一起去。最后，朋友们说过：«你为什么需要这个？我们去看看编舞是什么，你报名，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多亏了这些免费的票，我进入了芭蕾舞团。

我真的很喜欢大芭蕾舞厅然后-女孩是美丽的裙子，镜子，音乐。总之，不是生活，而是假期！我被一些老师看着，在他们的要求下，我向他们展示了一个«蹲着作舞姿»。他们喜欢了，还他们收留了我。现在我有一部免费电影的特权。

我有一位出色的老师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索科洛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Sokolov），几年后（我已经是14）说：«你有天赋！去舞蹈学校»。我进入了沃罗涅日舞蹈学校。而且，我想去民间舞蹈系，但是古典的时候只有四个男孩，我被古典的录取了。我说：«我不想穿着你的丝袜跳你的芭蕾舞，我想加入莫伊谢耶夫 (Moiseev)合奏团！» 他们发誓：«一年后我们一定会把你调到人事处»。受骗了！我不得不忘记莫伊谢耶夫 (Moiseev)...

据传，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后，您经常在货运站担任装载机...

这从1984年持续到1988年。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所以这是你创作全盛时期的岁月！为什么有必要在土豆袋上浪费能源?

长期没有足够的钱，甚至食物。在莫斯科大剧院，我每月收到100卢布，几乎所有的钱都用于支付莫斯科地区租来的公寓。我真的不明白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你饿着肚子来到剧院，工作很努力。因此，我决定在夜间兼职工作，在各种蔬菜和鱼类基地担任装载机-我卸载了货车。一辆旅行车由十排箱子组成，每排箱子重45-46公斤。你拿着这样一个盒子，它从潮湿中散开。冰冻的十字会从那里出来。你在地板上捡起来，放回去。我仍然看不到冷冻鱼，让我感觉很糟糕！但最恶心的是鲱鱼：桶在它们落下时高高地站立，软木塞飞出，盐水溢出，吃到手中。我的手变得又黄又臭，以至于当我来到剧院排练时，站在我旁边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可以洗这个盐水!

一次在基地，我要求加入一群醉汉-我想了解他们如何如此巧妙地管理卸载。我是一个健康的年轻人，我卸下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车，已经从疲劳中拖着腿。他们上来了，他们会代替一只手臂，然后是一个臀部，一个膝盖-并且没有疲劳。这是一门科学！有了这些简单的45岁的男人，我很快学会了如何扔箱子。但这个工作是最难的！当搬运工发现我是一名芭蕾舞演员时，他们感到震惊！他们帮了我很多。



?

« » « 10»

...

· (Slava Zaitsev) 16-17 26-30

(Gedeminas)

« » 9 6 « » 9 7 9 7 · · (Anatoly Romanovich Simachev) « (Taranda) » · (Lyudmila Vlasova) 9 6 9 7 9 6 « (Taranda) » –

« » « »

- « !» - « »

· **(Maya Plisetskaya)**

· (Assaf Messerer) « (Gedeminas) · (Maya Mikhailovna) » · (Maya Plisetskaya) « » « » - « »

她和我一样排练。这是一个喜悦！然后我和她跳芭蕾舞卡门。这个情况发生在加入莫斯科大剧院五个月后！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一个年轻的艺术家还能梦想什么？首映后的第二天，我又站在人群中了。

您创作的俄罗斯帝国芭蕾舞团曾经在世界各地无休止地旅行。您的舞者今天表演吗？

从2022年2月越来，西方国家，日本和韩国的所有边界都对我们关闭。我们感到地方当局对我们，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虽然成千上万的我们的球迷在世界各地继续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变化。

当然，我们还去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但他们自己在那里没有很好的财务状况。尽管如此，我们的小团队今天由25芭蕾舞演员组成，经常在白俄罗斯和其他邻国巡回演出。如今，我们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我们在中国已经工作了20年。但在那里，我们不仅展示了芭蕾舞数字，而且还为孩子们做了很好的联合项目。我们参观学校，谈论俄罗斯文化，历史，举办大师班。

最近，我与中国合作伙伴就在四川省建立俄中中心进行了会谈。芭蕾舞学院，音乐和绘画学院将坐落在一个面积为五千平方米的巨大建筑群中。

此外，我们计划在卡卢加地区建立同样的文化中心。根据俄罗斯最好的建筑师之一安德烈·萨温(Andrey Savin)的计划，这将是一个城市规划奇迹。我不想透露所有的秘密，但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化中心应该专注于芭蕾舞和空间。

而在俄罗斯，如果我们讨论过去的半月，您剧院的艺术家在哪些城市演出？

现在我们在全国各地旅行很多：下诺夫哥罗德，奔萨，基洛夫，萨马拉，萨拉托夫，沃罗涅日，利佩茨克，普斯科夫和其他俄罗斯城市。和以前一样,观众对我们的需求很大。毕竟，俄罗斯帝国芭蕾舞团的核心由俄罗斯领先的芭蕾舞学校的毕业生组成。该公司的剧目结合了古典芭蕾舞作品（«堂吉诃德»，«卡门»，«天鹅湖»）和现代节目。

您自己跳舞还是指挥自己?

很久没有跳舞了--老伤正在影响，年龄也不适合。（笑着）。但就在四个月前，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的首席独奏家法鲁赫·鲁齐马托夫 (Farukh Ruzimatov)迫使我上台表演一堂课。那是在他的周年庆典上，我不能对一个朋友说不。

谢尔盖·克龙(Sergey Kron)讨论了